

<<写是一门功夫-黄.美文-格言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写是一门功夫-黄.美文-格言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295204

10位ISBN编号：7807295201

出版时间：2009-10

出版时间：凤凰出版社

作者：格言杂志社 编

页数：17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写是一门功夫-黄.美文-格言>>

内容概要

海明威的散文情景交融，浓淡适宜，简洁清新，独树一帜，据说他的秘诀之一就是在埋头创作之余，还精心研究一些大艺术家的画作，力图将作画的技巧和灵性带进作品。

就我们而言，在散文。

特别是写景散文中，能将扑面而来美景转化成最灵秀的文字，而后读者阅读着静态的、黑黝黝的文字，却能身临其境、跟着作者在画中漫游、沉醉，是最好不过的了。

其实，只要我们在布局、铺陈、遣词造句等方面多下功夫，写出如诗如画的散文并不难。

<<写是一门功夫-黄.美文-格言>>

书籍目录

青山·新燕·西窗雨浮生·绮梦·度流年凝眸·邂逅·伊人醉倒影·浅唱·天地间人人都能写美文
笔尖过处，一片云霞灿烂 “咔嚓”，剪下生活的一帧背影 让缺点，像邻家女孩那样真切可爱
在一片澄澈的月光中照见心灵

<<写是一门功夫-黄.美文-格言>>

章节摘录

草们喜欢秋天 秋收完成后，地就裸了，像一个老男人，扯了衣服，四仰八叉地躺着。一道道田埂，肋骨一样，在瘦不啦叽的地里，十分刺目地凸现着。

秋收已经结束，该走的人都走了。

人一回去，地就还给自然了。

虽然有些冷，草们还是不失时机地把头探了出来。

开始还只是小心翼翼地张望，还在担心着天上会不会突然掉下一锄子，把脑袋给弄没了。

但没有，农人都走远了，旷野里一片宁静，只剩了鸟叫，或者虫鸣。

秋天的天，瓦蓝瓦蓝的，太阳正好，暖洋洋地打在身上。

草们于是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大模大样地出来了。

把身子往上举一举，再举一举，让自己尽可能地靠近天堂。

草们大概知道，没有什么路可以抵达天堂，除了不间断地向上走。

用不了多久，一片旷野，就会被一汪绿色占领。

草们喜欢秋天，只有在这样一个深秋的黎明或者黄昏，草们才能如此从容地欣赏日出或者日落，懒洋洋地站着、躺着，聊闲天或者向上走，愿意干点儿什么，就干点儿什么，没谁会打搅它们。

我打旷野上经过时，听见了巨大的喧哗，是草们涌动的生命，发出了前进的号角。

草们要走向哪里？它们要向上走多久，才算到家？为什么这个世界上，不论是草，还是树，或者人，从出生到死亡，都会不断地向上走？是不是所有的生命，从降临到这个世界那一刻起，就认为天堂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？如果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天堂，那路，必然是向上的，那路，一定要十分宽广，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步履匆匆地往上赶，在通往天堂的路上，必然拥挤不堪。

父亲却不以为然。

父亲是个农民。

父亲对草们的挣扎与向往，不屑一顾，它们再怎么努力，也上不了天堂。

只有人，只有好人，才会上天堂。

猪、狗、猫、牛，将来都要下地狱。

来世有机会做人了，做一个好人，才有可能上天堂。

其实，和父亲说的一样，草们向上走不了多远。

秋天，再加一个冬天，草们不过是和天堂靠近了一把锄嘴的距离。

一开春，锄头就回来了。

草们与天堂的约定，又要在下一个秋天，重新开始。

当一块块、一畦畦的地，书页一样，被锄头轻轻翻过时，我便看见草们那一条条向上的路，被埋进了土里。

草们真是悲哀，一生努力，不过在父亲举手之间，就化为泡影。

草们如果会哭，一定会哭得很伤心。

这一大片草，都哭起来，伤心地为自己的命运恸哭失声，一定蔚为壮观。

可惜没有、谁都没有哭，包括我、父亲。

田野里还是静悄悄的，阳光落下来，在泥土里轻轻地碎裂。

我看见翻了身的泥土上，一条白色的根，在空气中闪烁。

我轻轻把它提起来，一棵完整的草。

原来草们在努力向上的同时，也在走着一条向下的路。

一直以来，我只看见草们向上的努力，却没看到草们还努力走着一条向下的路。

这条通往地心的路，一定比通往天堂的路，更难行。

在泥土中，撞开黑暗与混沌，挤出一条光明的小路，比在空气中向上走，需要付出更多的力量和勇气。

。

（摘自新散文网） 河流淌过秋天的黄昏 天空渐渐地高远起来，湛蓝色衬托出了云朵在头顶上的洁白，平整的地面开始呈现出了一种金黄色涂在稻尖上。

<<写是一门功夫-黄.美文-格言>>

这时候，所有的脚步都变得轻快而迅疾。

我的故乡，往往在这时候，让我对它充满了思念。

村子外面，那条河流，水隐隐约约地流淌着，清澈得像一首诗，点缀在村庄旁边。

树丛里的草，吸足了刚刚过去的雨季里充沛的水分，长出了肥硕的叶片，遮住了潮湿的地面。

但是，它们还是没有满足的迹象，蔓延到了河边去，尖尖的草叶触在水面上，被缓缓地流动着的水波推动着，一晃一晃的，仿佛低回的歌谣，催生一场梦，让村边的树林进入年复一年的睡眠，等待着在某一天醒来的时候，与另一个花香四溢的春天重逢。

河水就这样流在悄无声息的田野里，它应该被一首诗深情地赞颂着，赞颂它滋养了一个村庄，并且把金黄色的稻谷陈放在田野里，以大地为托盘，呈现给岁岁年年劳作的村里人。

黄昏到来的时候，村道上没有了人影，村人都逐渐回到他们珍爱的屋檐下去了。

一个小小的天井，盛满了生活的无欲无求。

我在此刻的漫游，使我与村庄渐渐地隔离开来。

随着脚步走进田野，村庄在身后隐去，河水在寂静的田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来，却让人心静如水。

田地之间的界限已经被野草厚厚地覆盖了，泥土的味道却透过草丛散发出来，滋润着平缓的呼吸。

沉重的稻尖如同一群禅定的僧人，低着头，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在追忆一场往事。

只有那铺天盖地的金黄色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承载了河流发出的水声，凝重、幽静，弥漫着一种成熟后的香气，让人在心底里产生一种莫名的幸福。

独自一人在路面坐下来，面对着清澈的河水，不经意抬起头来。

这时候，我发现了秋天的天空。

远处是一围屏障一样的山脉，绵长的雨季，落在山坡上的水分让那些起伏的山脉显得异常饱满。

森林的墨绿色、岩石的淡红色、泥土的褐色、玉米林的深黄色，让四周的山脉成了宽大的调色板，任凭秋天里流动的微风，把它们制作成一幅幅炫目的重彩画。

比山脉还要高的是秋天的天空。

黄昏到来的时候，满天的夕阳将大地上的稻田再一次涂上了更加浓烈的金黄色，给山坡上的斑斓加入了厚重的底色。

坐落在这样的秋天里，世界变成了一幅一望无际的画卷，狂放地抒情，把整个大地当成了收获的鼓面，忘情地敲打着，喜悦像潮水一般在心里奔流。

所有的音符都在天空里飘飞着。

正午的云朵，带着水分，渐渐散去了，留在天上的几朵云，浸泡在夕阳里，不停地变幻着金子般的图案。

这时候，我听到了河流的歌声。

它在河床里旋转着，高高低低的韵律，以声音的方式，与天空里的云朵通过视觉的方式，彼此呼应着——水声在歌唱，云朵在飘舞。

秋天的神韵，就这样进入了心底，倾听着河流的水声穿过秋天的黄昏，凝视着镀有金边的云朵飘过秋天的高空。

河水在前面不息流淌，它在秋天里敞开了黄昏时分的胸膛，让我一眼就看清了水底的石头，黑色、深红、浅绿、银灰、瞳蓝……数不清的石头们层层叠叠地在水里静静地躺着，如同村里人珍贵的乡情，虽然被河水在岁月里冲洗了数千年，却变得越来越晶莹剔透。

河水随着岁月流走了，剩下的石头们，就像我的母语，在这样的秋天，在这样的黄昏，一粒一粒的，构成了河底的深厚与沉稳。

难得再有被深深感动着的时光了。

村庄里不断有人在某个日子慢慢地离开，因为城市早已没有了四季的更替。

坐在村外的田野里，而且是在秋天的黄昏，这需要多么艰难的努力。

当我从河边站起来，行程又将开始，我还会回到远离村庄的街道上，匆忙地走着。

生活的沉重与繁乱，肯定会让我忘记许多原本应该牢牢铭记的事物，比如这河流淌过秋天的黄昏，我不能把它揣进怀里带走，也不能留下来。

我不能抵抗遗忘的大浪淘沙。

<<写是一门功夫-黄.美文-格言>>

(摘自风之魂文学社区网) 读云 沈从文先生写过一篇散文叫《云南的云》，文中写到了云南的云、北京的云、湖南和河南的云，各具特色，妙趣横生。

在他的笔下，这些内地的云轻飘、舒缓、温情，即使是要下暴雨的黑云，它的底色仍是有亮光的。

沈从文先生可能没有到过青海的玛多，假如他去过，我想，他也会写到玛多的云。

几年前我去过那里，那里的云至今还在我的眼前飘，让人久久难以忘记。

玛多以西的云与中国内地的云不同，它猛烈、雄浑、神秘，带有野气。

我一望便觉得内心受到震撼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

玛多以西的云，压得很低，像是有着金属的重量，它的黑不可挽救，浓得化不开，而底色却没有亮光，是深渊般的灰。

它们不像内地的云琐碎，大都是整块整块的、成片成片的，且有足够的厚度，有时一块云竟遮了半个天空。

这些云不是在飘，不是在走，而是在跑，脚步沉重地跑，运行速度极快。

它们像带着愤怒，沉默地跑，跑向我们无法知道的远方。

这是傍晚，整个天空看不出任何色彩，只有灰和黑。

云团经过我头顶时，我明显感到了一种重力的挤压。

那些云似乎在向大地丢些什么，放些什么，用猛烈的笨重的方式，只是我的眼睛看不到。

风很大，吹得人站不稳，直打趔趄。

由于荒漠过于空旷，我无法搞清楚风的方向，它们好像没有方向感，一会儿从东边刮来，一会儿从西边刮来。

大地上，该刮走的事物都被风刮走了，留下的东西都是沉重的，它们紧紧抓着大地。

那些碎小的石块都躲在低洼处，与沙土板结在一起，像是被胶粘着了似的，只有大些的石头，才敢偶尔抬起头来。

时值六月，没有一棵树敢在这里生长，没有一只鸟敢在这里的天空飞翔。

听说只有到了七八月份，地上才敢有细小的草，匆匆地绿一下，探探头便又缩了回去。

这里没有村庄，没有公路，海拔在4500米以上，氧气少，乃生命之禁区。

这里偶有两三座干打垒房屋，挤在一起，紧紧地抓着地面，把身子压得很低。

这种房屋，墙上看不到砖，屋顶上看不到瓦，它们全是用黄土砌成，没有任何装饰，与大地保持一致的色彩——土黄色。

它们那样谦卑、无助，却依然坚定，像经历了磨难的老人，满脸的沧桑和睡意。

然而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它却代表了另一种意志：生命。

干打垒以人的意识和形式，把人的生命张扬。

苍茫远处，有立在高坡上的天葬台，五颜六色的经幡是这片土地唯一的色彩。

它们被风吹得咄咄响，像要焦急地告诉我们什么。

更多的是经石，每一个去天葬台的人都要带去一块经石。

而每一块经石，都浸透了人的气息和温度，风是刮不走的。

经石越堆越高，已经触摸到了云层。

奔跑的云层下，我看到有一个黑点在移动，缓慢地移动。

她是那样的细小，像一个影子，一阵狂风就能把她刮走，然而，她又像一颗钉子那样坚定。

她的背上驮着一大桶的水，这些从远处水源取来的水，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晃动，闪着幽光。

她被水桶压得弯下腰。

头向前伸着，几乎要触到地面。

这是一位藏族老妈妈，头发花白，平静的脸像是被时光雕刻的岩石，目光如夜般深沉。

她与荒漠、浓云、狂风、飞沙、天葬台、干打垒既是对称的、独立的，又是相互关联的，共同组成了高原上一种奇特的景观。

有时老人可能会变成一块石头、一片愤怒的云，或是一阵刮过的风。

但更多的时候她是她自己，她是荒原柔软的部分，荒原因为她才有了些许的人性之光。

在天葬台与干打垒之间，一个黑点在移动，温暖着我寒冷的意识和心灵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